



扫码关注“东江晚报”  
把美文读给你听

# 江花

· 综合

09

## 漫话蚕豆

■ 文/吴炳辉

每年青壳蚕豆上市,许多老太会大包大包的买,然后坐在路边台阶上一边剥蚕豆一边谈家常。

买这么多蚕豆怎么吃?

我记得小时候,屋前屋后有空地的人家,即使只有一隙之地,也都喜欢种上蚕豆。蚕豆不娇贵,九九艳阳时长得旺盛,蚕豆花儿香之后,豆荚很快就饱满成熟,有人家会抢先摘几把大豆荚,剥去外壳,在饭锅里将青蚕豆蒸熟,用线串成项链,让孩子挂在颈项上,想吃了就从项链上咬一颗,孩子可以一边玩一边吃。

嫩蚕豆剥成的豆瓣碧绿生青,可以炒韭菜、炒莴苣,还可以炖蛋,都清香可口。嫩蚕豆剥下的皮,现在都抛弃,但以前过日子的人家会将蚕豆皮在太阳下晒干收好,到了夏日,拿出来在灶上炒焦泡茶,据说能促进消化,健胃止渴。且不论是否真有此等功效,单看炒焦后的蚕豆皮泡在玻璃杯里,阳光一照,颜色像玛瑙,确是赏心悦目。

老蚕豆有多种吃法。带皮油炸,是兰花豆;去皮油炸,略拌些小盐是油酥蚕豆瓣,这两者都是佐酒之物。老蚕豆带皮干炒,去掉水分,色泽紫褐,可以当零食。我认识一个中年汉子,铁杆驴友,每次驾车远游都会在家炒两三斤蚕豆放在

车上,他说路上寂寞时拿一颗放在嘴里,一下咬碎,那感觉不亚于吃牛肉干。

老蚕豆干透后很硬,去皮比较麻烦。一个方法是用水隔夜浸泡,第二天软了,就很容易将皮剥掉。这个工作很适合小孩子做,特别是放暑假在家闲得无聊的孩子。水发的蚕豆要尽快吃掉,放久了会长霉。另一个方法是将刀放桌上,刀口朝上,将老蚕豆有黑纹的嘴子对着刀口,用小槌敲蚕豆,蚕豆被劈成两半,再去皮。夏季,如下午在小巷子里行走,从安静的院子传来笃、笃、笃的响声,可能就是有人在敲蚕豆。这样的干蚕豆瓣便于保存,家里放着,人来客到,随时可以抓一把配菜。

老蚕豆瓣特别适合做汤。讲究的,用老蚕豆瓣和金针菜、番茄、鸡蛋烧汤。夏天烧瓠子汤,蚕豆瓣是绝配。嫩瓠子浅绿,老蚕豆瓣淡黄;瓠子清淡,豆瓣起鲜,那是夏日的佳品。老蚕豆瓣和咸菜烧汤最是平常,但在波谲云诡的江湖上却是一贴极其难得的解药:在金庸《飞狐外传》中,胡斐、钟兆文二人为救治苗人凤,到药王庄求药。“毒手药王”无嗔大师的关门女弟子程灵素在茅屋里用素菜招待,三菜一汤,三碗菜是煎豆腐、鲜笋炒

豆芽、草菇煮白菜,其中的汤就是咸菜豆瓣汤。在盆花醞翻香香味弥漫的环境中,喝了放有解药的咸菜豆瓣汤才不致醉死。煮这碗汤的程灵素除了眼睛异常明亮,容貌却是平平,肌肤枯黄,脸有菜色,似乎终年吃不饱饭似的,头发也是又黄又稀,双肩如削,身材瘦小,显是穷村贫女……简直就像老蚕豆瓣,然而,她精通药学、善良仁爱、宽容大度、冰雪聪明、心思缜密,对胡斐的痴情荡气回肠。

蚕豆还可做豆酱。我牙齿出问题,几乎不能咀嚼,隔壁老阿姨说:“牙齿疼,做蚕豆酱吃。”她的方法是将去皮的老蚕豆,下锅煮,放盐,放剁碎的生姜、榨菜、虾米,多放些水,煮烂了,在锅里多捣,捣掉水气。老阿姨说:“很简单的。这蚕豆酱不仅适合老人和病人吃,年轻人也喜欢吃。每年我都要做几大碗,成家的儿子女儿都要来拿的。”

年复一年,蚕豆丰富了我们的生活。



## 淘干沟

■ 文/徐惠智

儿时家乡有一种“淘干沟”的习俗。所谓“淘干沟”,顾名思义,就是在没有水的干沟里淘摸鱼虾。儿时的农村,范围不大,但塘沟密布,河道纵横,一般都是独立的小水塘,里边都养满了鱼。

过年前,村子里都会将鱼塘水抽干或排空,把大、小鱼弄上岸分配给各家各户过年。那时没有电力抽水设备,排水都用土方法“车水”。“车水”设备是木匠制作的水车,很长、很重,通常二十米至三十米长,是U形大木槽,中间用一块块木板串联起来。然后多人把水车抬着斜放在河塘中,在岸边装上“踩脚”,水车中一长串木板通过不断流动将塘水排出。“踩脚”很费力,但也算是半自动化、机械化了。一般半小时轮换一次,家家户户都要派出壮劳力轮番“车水”。小塘子一般二、三天就能将水车干。但大水塘要十天半月才能车干水,如果碰到下雨天,或水车坏了,那车水塘可能遥遥无期。我们村的“菱过

河”,就是一条长600米,宽100米,深10米左右的大水塘,为了车干水捞鱼,全村的壮劳力24小时轮班车了四十天才把水车干,捞出不少大鱼。

水塘的水车干后,大人们将大鱼捞完后,便会留下些小鱼虾在塘里,免费让村里村外的人自己“淘干沟”,摸鱼带回家。这时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一窝蜂地跑进塘里“淘干沟”。有的拿网提,有的拿篮子罩,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布袋装鱼。

我也是最喜欢“淘干沟”的人,那时我人虽小,但挺机灵,决不输给那些男生和老人。在一次有50多人参加的“淘干沟”中,我避开人多的地方蹚着污水,在一处草丛中摸索,居然摸到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鲢鱼和一条二斤多重的黑鱼,还摸到了不少小杂鱼、乌龟、河蚌、虾子、田螺,总共弄到二十多斤,把我带的大布袋全部装得满满的,背也背不动,把同伴们眼红死了。后来,“淘干沟”摸鱼时,总有人死

死跟着我摸。

其实“淘干沟”很是辛苦和危险,如果“淘干沟”时天气比较热,人可以赤脚在泥水中淘拱。但到冬天“淘干沟”,人就受不了,因为赤脚在泥水中行走就适应不了,而“淘干沟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春节前的冬季。为此各人都想出许多招。那时家家都穷,买不起高筒水鞋和胶手套,我为了在冬天也能“淘干沟”捞鱼,便琢磨着做一身防水的“工作服”“工作鞋”。鞋子好办,母亲早就给我做好防水钉鞋,但腿肚子以上至腰部,需要防水布料,母亲就把她的一条旧裤子放在桐油里浸泡,晾干,就成了条防水裤。冬天“淘干沟”时,我把裤管扎住钉鞋,虽然行动不大利索,但不怕水,不怕烂泥,不怕冷了。后来我的这个办法,都被同伴们学了去。

“淘干沟”跟“抢抛梁”一样,是苏南农村最常见的习俗,不分时间、地点,大家都可参与,谁淘得多,就归谁。特别是过年前的“淘干沟”最为喜庆热闹。

## 【双调】清江引·野兴(之六)

马致远

林泉隐居谁到此?有客清风至。会作山中相,不管人间事。争甚么半张名利纸!

马致远(约1250—1324年前),号东篱,大都人。作为元散曲家数第一的他,今存小令115,套数16,另有残套7。余多不详。这给我们“知人论世”探究其作带来一定困难。我们只能从其作品中钩稽出一些生平事迹以资参考。比如,这组由8曲构成的《野兴》说:“东篱本是风月主,晚节园林趣。一枕葫芦架,几行垂杨树,是搭儿快活闲住处。”可知这是他的“晚节”之作,亦即是从“江浙省官”辞职隐居后之所作。从中可以窥见他晚年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感悟。

“林泉隐居谁到此?有客清风至。”一开篇就给读者出了一道谜题:说我已“林泉隐居”,还有“谁”会“到此”来见我呢?是的,正如这组《野兴》首曲开篇所云:“樵夫觉来山月底,钓叟来寻觅。”真是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“寻觅”“樵夫”的只会是“钓叟”;那前来会见“林泉隐居”的,也只能是山林隐逸、水村野老。甚至不是人来,而是“山禽晓来窗外啼,唤起山翁睡”;抑或是山水间的清风明月。故作者自答道:“有客清风至”。原来这位来“客”正是大自然吹送的一缕缕“清风”。可见,此时“林泉隐居”的作者,已完全与大自然的山水风光、清风明月颇为相得地融为一体了。

“会作山中相,不管人间事。”这是两句明白如话的对句,却正是作者晚年思想的完整体现。“山中相”,指陶弘景(456—536年),丹阳秣陵(今江苏南京)人。南朝齐梁时的道教学者、炼丹家、医药学家。别号“华阳隐居”。齐永明十年(492),他上表辞官,挂朝服于神武门,退隐句容茅山。梁武帝萧衍即位(502)后,屡请不出。梁武帝却“恩礼愈笃,书问不绝。”“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,无不前以咨询,月中常有数信,时人谓之‘山中宰相’”。作者说,他会做一个陶弘景那样的“山中相”。而陶弘景的所作所为,不过是以“隐”为表,而以“相”为里,正所谓“翩然一只云中鹤,飞去飞来宰相衙”。可见,作者并未完全脱离政治,更未能做到“不管人间事”。作为一名“江浙省官”,据《元史·百官志》,不过是从五品,掌某地的税收而已。欲想成为“山中相”,似乎高估了自己。至于“不管人间事”,也不过是逃避现实。正如《野兴》首曲所云:“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”,以躲避官场钩心斗角的险恶风波。就是说,他既要避世,还想做“山中相”,唯一的仅仅是“不”争甚么,端出一副高贵的姿态,等待知遇之恩的到来。

故末句便说:“争甚么半张名利纸!”“半张名利纸”,应是暗指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”的“圣旨”一类。“半张”足见蔑视之情。可见此曲是他“道皮儒骨”的一种潜意识的表现。

编辑 卢伟庆 版式 胡骏 校对 山水